



這個在十五歲時，  
就懂得掌握自己未來的簡敏嬪；  
在創作時是簡敏嬪；  
結了婚之後是姚怡慶的妻子；  
一九九六年，她又多了一個「24小時媽媽」的頭銜。

簡嬪生命裏最初始的十五年，是於宜蘭的冬山河畔度過的。六〇年代的宜蘭仍屬僻遠封閉的區塊，也因為對外的聯繫不便，形成了一種很獨特的地理環境，當然還包括了風土人情。簡嬪想起那時市場的蔬菜，都用芋頭葉子包紮，塑膠袋稀有而珍貴，也沒見過什麼可樂瓶子、保利龍製品。直到現在，她仍舊深深以為，「那是個在追求文明過程當中，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，那樣的樸素、簡單，而且懂得尊敬，那種居住環境，教人尊敬神，尊敬每一個人，甚至及於雞鴨牛羊。」

簡嬪在回憶的片段裏，繼而解釋出，「宜蘭農村那樣一個思維模式，它所給予我的，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山川湖海。事實上，它是我愈大愈長，愈覺得它珍貴的是——它體現出來一種

1

簡嬪的家，在台北盆地的邊緣。大概和這個她所謂的「胭脂盆地」，在位置上保持了一種若離若即的距離吧！她可以不像盆地裏來往匆匆的人群那般，竟日只能泥陷在其中。白日裡，她進入中心，全力以赴的編文學雜誌、作出版的策劃和創業；夜晚來臨時，她折回盆沿，潛下心來讀書、寫作、種花。

偶一次心血來潮，她將揀來的一截木頭，化腐朽的做件手工桌燈，得意之餘，順手勾畫著一張戲筆，然後再餵養出「雨夜點燈，坐在窗前聞院子裏飄來的梔子花。花香真像鬼影，把燈光吃黑。」的「絕句」。

二十多年的台北生活，成功的將簡嬪馴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都會人。只不過，在心田上她依然保有一片桃花源，那是簡嬪的原鄉——宜蘭。



專訪簡嬪

散步

文學的花園裡，  
擷一顆散文的  
果子。

文——崔玉珍  
繪圖——簡 嬪  
攝影——林枝旺



理想，我認為是在文學裏面也好，在藝術也好，或是說人積極要追求的人生路上也好，它都是一個理想的原型。」

簡媜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捩點刻印在十五歲那年，父親在車禍中遽然去世，對整個家來說是一個巨變，在她的心理上也是，當時她唸國中二年級。「家中的支柱斷了，家人不知怎麼辦，角色起了混亂，母親得維繫經濟，身為大姐的我，要分擔一些媽媽的角色。到升國三之間，我突然一下子長大了，被迫開始用成人的視野去看事情。」

簡媜警覺到，「如果我繼續留在鄉下，未來會非常狹隘。」她不要像鄰家女孩，在國中畢業後，就得去工作。她不要那樣的生活，她要繼續讀書、求知，她要安排自己的前路。

在連學校排名都不甚了了的情況下，她鼓足勇氣，堅定的告訴老師：「我要去台北考聯招。」因為有強烈的動力，沒參加任何補習的簡媜，考上復興高中。

如此折騰了一年半之久，簡媜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暈車了，「那表示我不得不適應了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，是某個部分要消失了，表現你可以都市化，再一年二年十年十五年，到漸漸離開城市，我感覺說這種矛盾，在得跟失、對抗跟妥協之間，有非常弔詭的辯證關係。」

可是，那時的台北對簡媜來說，仍是一個異鄉。她後來搬到學校附近住宿，離鄉背井的求學生活，實質的引發了她內在的鄉愁，親人在火車月台送行，留給她的意象，就是一種瀰漫著濃濃離別的氣氛與愁緒。

「上台北之後，要適應都市的空間、思維習慣、人際關係，那大概是我生命中相當痛苦的一個階段。你能夠自我安慰的是隨時隨地在你的腦海、內心，作一回返鄉的旅行，那個從小生活的家鄉、田地，是你在無助時，一個最堅強的依靠。」

「在十五歲這個情感最豐沛的年紀，和舉目無親的外在環境下，孤獨感很容易的就加重了鄉愁的重量。所以我必須找到一個出口，去把這種情感放出來。」

「文學有一個部分是苦悶的，在苦悶的、孤獨的，甚至是在徬徨和絕望中找出路的一種行動。」簡媜十分同意這樣的說法，而「那時找到這樣一個出口，我就上癮了。」

美國作家理察·巴哈在日後寫作成名致富時，仍不忘記述他的第一篇文字，賣了二十五元美金，簡媜也牢牢記得自己第一篇文字登在校刊上，寫的是懷念宜蘭的雨。如今散文風格自成一家，簡媜，口氣還是雀躍的：「哇！好樂喲！那稿費二十五塊，真的是我一生的財富。」

她從高一開始，陸陸續續的利用課餘時間寫作，漸漸的她生起「如果我要寫得更好的話，就應該去唸中文系」的念頭。她從來沒有從現實去考量——文學可能會是一條充滿荊棘的窄

簡媜文學漫畫

2

到台北這座水泥森林的第一天，簡媜這個鄉下孩子理所當然的迷路了，她不會打公用電話，只好在日暮黃昏的巷弄裡走來走去找門牌，直到親戚們四處尋到她為止。

城市生活的夢魘方才開始，她還是常常迷路、常常坐錯車，她「暈電梯」，她暈車，她只要一聞到汽油味，就想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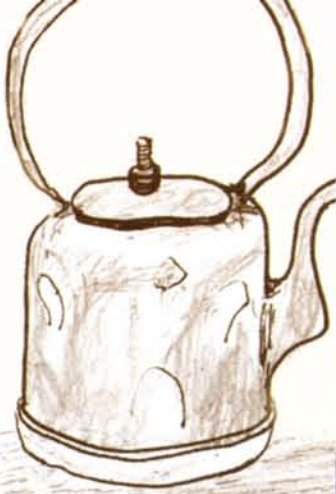
偏偏每天她得通車三個小時，在新北投的學校和親戚家之間往返，書包裏裝的是塑膠袋和各式各樣的暈車藥品，一趟車往往發作兩次，就先下車蹲在路邊嘔著，然後繼續等車上學。

大熱天，一把心經小扇相遇，  
搖之，無法誦唸經文；  
誦之，則不能搗涼，甚熱。  
此時，禪師會笑瞇瞇地問：  
「你，哪裏熱呀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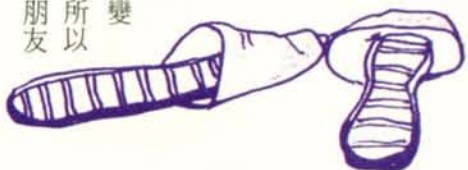


用這隻大雅克  
裝你的信，開始釀酒。  
不必給得太多。  
酒譜上說：一斤葡萄  
配一斤糖，還得加五  
分鹽，煮成



一九八三年，簡媸自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一九八六年開始，專事寫作。簡媸的繆思是司管散文的，她的第一本散文

路。  
「回頭去想，非常感激文學所給予的，對我所作的轉變，我並不是要用它來獲得什麼。對它，我有一種感激。原來說，只要人在困頓當中放棄希望啊！如果在孤獨時不放棄一種虔敬的信念和憧憬的話，事實上，他終有一天，會得到他的禮物。我覺得這樣的一種給予和獲得，至少沒有讓我在那種情況下變成不良少女。也因為自己走上文學是這樣一種方式，所以來看自己和文學的關係時，那感受好像是對著一個老朋友，又像是一個救命恩人一樣。」



《水問》結集於一九八五年。那時，眾人仰頭看見一顆新星，升上散文的星空，亮麗得眩目。

一直在散文的園地裏耕耘，不改初志的簡媸，笑稱「自己比較笨，因為第一篇寫的是散文，就一路『散』了下來。」早在大學時，也寫小說、也寫詩的她，有一天突然意識到「你應該有一樣事情，是你花最大量的功夫下去的。」

簡媸由著自己的性格與情感，選擇了散文這個文類，她希望自己的努力，能夠撥出一條散文的新路來，因為她認識到在散文的寫作上，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，可以與上一代的前輩作家有所分際，她一路寫下來，「十多年以來，從剛開始下定決心，一直到現在，我想我不後悔，想起來，就在這個領域裏面，悶頭悶腦的這樣做，多少也做出了一些自己認為說還滿有趣的東西，好與不好倒是另外一回事！所以覺得滿值得的。」

事實上，簡媸的散文集中，處處可見小說的色彩、詩的影子，在寫作的歷程裏，她體會的是「過去把散文當作——至少在老一輩作家當中，讀者也會這樣認為——散文是作家本身的一個生活，非常貼近現實的，而且比較親切，因散文通常是用第一人稱的觀點寫，或許因為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和閱讀習慣，長期累積下來，我們會認為散文應該要真實性很高，不容許虛構。那梁實秋的散文就應該等於梁實秋的經歷，豐子愷的散文也應該等於豐子愷的經歷，可是魯迅寫的小說，我們卻不會認為它是魯迅的經歷。」

「換言之，有一種很嚴重的固執觀在裏面，就是說散文不容許虛構，小說則是。但我認為，同樣是屬於文學裡的一個文體類別，詩、小說都是虛構，因此散文也容許大量的虛構，是大量的由作者本身的一個裁剪，有他的一種藝術觀點的內容在裏面。事實上九〇年代的今天，散文的面貌也呈現得更豐富了，

我們看到了有寫自然的，寫運動的，寫音樂、美術的……。」

從第一本集子《水問》到一九九六年的《女兒紅》，十二年來共結成了十一本的成績，細心的讀者翻到書後時，常會看到簡媸列出的一個附錄，詳細載明不結集作品的存目，結集的當兒，她一向是毫不留情的「砍砍殺殺」，由此可以看出她對創作的理念和企圖抱持的是種敬慎的態度。當年那顆散文新星在文學界裏終於佔有重要的一席，而且光芒恆常。

每一冊散文集，都是簡媸試圖作原創表現的成績，她個人的創作觀是「作者死亡論」，「寫第一本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時，寫《水問》的我已經消失了，也因為重新來，沒有包袱。我也不去管人家對前一本書的貶褒、評價和意見，那統統是屬於那時期的作者，他跟現在的這個作者毫無關係。一旦切斷了之後，處在一個空無的狀況，就可以重新生出一種想法，也比較容易產生一種轉變，而且那種屬於創作想像的跳躍也比較強，寫出來的自然會截然不同於過去。有時回過頭去看，也會滿驚訝「啊！曾經是那個樣子！」又會變成自己的讀者，這也是滿有趣的事。」

「當然也有不變的，這跟一個人的氣質、思想模式、人生觀有關，我對人的內在在世界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興趣，也特別願意去探究在社會邊緣、底層活動的一群人和事、物，因此我書裏的人事，被認為珍貴的東西，有時好像是跟現實裏的社會有些出入的。我想這是屬於我作品中在變化中沒有變的部分。」

簡媸在書寫時，有些部分是很形上抽象的，以《夢遊書》來說，「是將深坑老街去跟都市邊界作一個對照。在我的心理上來講，它也屬於理想的原型，那樣一個已然消逝的，帶有一點農村味道的，跟大自然非常親密的社會結構。但我們把它放棄了，在文學創作上，那才是我永遠的鄉愁。固然我所生長依賴

的農村是一個藍圖，可是我總相信在那個時代裏面，無論在宜蘭、花蓮、台南還是那兒，這樣的農村曾經存在過的，那樣的一種對人、神、鬼共同的尊敬，那樣的生活、思維方式曾經存在。……但今天為什麼我們必須為一棵百年老樹上街去吶喊呢！這表示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理想的航道出問題了。所以我原始的鄉愁在這裏，那個過去美好的、消逝的年代，是我文學形上層次的架構，從這個來看我的作品，就會獲得解答，為什麼我會去寫深坑老街，我會去關心都市邊緣的人物了。」



4

在生活和創作中，自然免不了遭遇瓶頸，簡媜慣常的思考是「自己一定還有那些欠缺和矛盾，把它統一、釐清楚之後，再進行會比較快樂。沉潛很重要，有時要讓自己恢復到一個純粹、比較謙虛的狀態。」她隨意就拈來了一個鮮活的比喻「像撐竿跳，竿子就這麼高，跟它相對，你絕對沒辦法跳嘛！一定要退到一個相當的距離，開始全力全速跳過去。」

簡媜的生活是落實於紅塵的，多年來，在寫散文的同時，不會間斷的尋覓一件「新」事來玩，她當過短期的廣告文案，在《聯合文學》雜誌初期擔任編輯，然後興致勃勃的開「大雁」書店，為「遠流」出版社作系列企劃，再又與朋友合創「實學社」作出版。現在，她復歸於「純創作者」的狀態。

「我會問自己，一生當中，多了次這樣的經歷，會不會覺得還不錯？如果是，就去做啊！就這麼簡單，考慮太多的話，會變成這輩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『考慮』。我寧願在人家考慮的長度裡，我已經去做了，而且失敗出來了，又已經休息夠了，那就好了。這大概是我性格裏比較莽撞的。」

5

這個在十五歲時，就懂得掌握自己未來的簡敏嬈：在創作時是簡媜；結了婚之後是姚怡慶的妻子；一九九六年，她又多了一個「24小時媽媽」的頭銜。

在清靜的透天厝家中，剪著短髮，身著舒適黑色唐衫長褲的簡媜，一邊哄著懷抱著不離手的兒子，一面談她原始的鄉愁、散文觀、空和萬有之間對於創作的關係，以及女性議題……

這情景——想起一個朋友曾經這麼描述：「簡媜的頭上有一圈光環，坐在她身旁的人，都能輕易的感受到那柔光的照拂！」乍聽之下，很是誇張吧！那應該是知心朋友的寶愛溢美之辭吧！

其實，讀她的作品，望見她的笑貌言語，會突然明白揣想出，她的朋友想要說的是，簡媜有一些——可以用她的本名簡·敏·嬈三個字來作形容詞的——譬如簡單、明敏、貞定的質地，以及一種特有的俠氣、果敢，當然還有她自己提到的冒險。\*

【家族記錄片】

\*路寒袖

【月光仙子的天空】

\*凌拂

【神聖的工作】

\*劉埔

【崇它】

\*莊裕安

【山林探險】

\*張典婉

